

西风渡

贾文成
著



西风渡

贾文成

著

内蒙古出版集团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风渡 / 贾文成著. -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204-13117-4

I. ①西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34246 号

西风渡



作者 贾文成

选题策划 马东源 王 静

责任编辑 王 静 马东源

责任校对 王 霞

封面设计 马东源

封面绘画 艾妮莎

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 8 号波士名人国际 B 座 5 楼

网 址 <http://www.nmgrmcbs.com>

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11.25

字 数 190 千

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4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-7-204-13117-4/I·2574

定 价 29.80 元

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:(0471)3946299 3946300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3946120 3946169

第一章

1923年，晋西南。在那个偏僻并且沟壑纵深的山坳里，有一个不足三十户人家的小村落。晨曦初现，牛虻与飞虫起得比人早，嗡嗡地盘旋在村道和院子里，轻淡的雾霭在村子与田地间环绕荡漾。一身黑衫的金柏坤推开黑漆的大门，背着手，晃着脑袋，悠闲地行走在村道上，走出村口，举目眺望远处半山坡上绿油油的庄稼，脸上挤出幸福而满足的笑意。

金柏坤凭借父亲金溪山置下的三十亩土地，以他的精明和像父亲一样对土地的狂热，在父亲金溪山过世后，通过不断地购买土地，使金家成为西垣村唯一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大财东。随后，金柏坤在旧院的旁边，重新建起一座青砖琉瓦的大院落。那院落，高墙青瓦，矗立在一片破败的普通农民的房舍间，如鹤立鸡群般显眼。这样的建筑，别说在西垣村，就是在县城，也算得上是让人眼热嫉妒的富足之家。在这座院子的偏房，住着七个长工，经年累月地为金家种田做活，而等到农忙时，金家还要再雇十几个短工，才能把那些长势茂盛的小麦和谷物杂粮收入粮垛。那七个粮垛，让金柏坤对未来的生活充满连绵无尽的希望和遐想。但是，探寻金家的发家历史，却和塞外一个叫西风渡的地方密切相关。

西风渡是黄河北岸的一个渡口，属于山西和绥远省的交界地，行政区域上又归绥远省管辖，这儿离著名的杀虎口有五十多公里。杀虎口是由山西进入西北关外的要冲，自古战火不断，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也是商旅之人到塞外淘金发财的通道，也是走西口人由水路越过黄河走向边塞的关口。金溪山就是踩着从杀虎口通向西风渡的露水和泥土，经过近十年的打拼，为金家积攒下今天的土地和家业。然而命运的巨掌焕发出来的神奇力量总是让人不可思议，金柏坤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若干年后，居然还是那个成就金家发家梦想的西风渡口，再一

次改变了儿子金浦达的命运,也改变了这个家族的运行轨迹。

金浦达十九岁那年,考入了省城太原的一所新式学校,也因为儿子考入学堂这件事,五十九岁的金柏坤的心里,好长一段时间被成就和满足的幸福感塞得满满的。在他看来,自从革命党进了县城,剪了辫子,金柏坤再也没有听到过考举人中状元之类的事儿了。他琢磨着,金浦达考上省城的新学,那就和中举差不多,等儿子把学业完成,就在县城甚至省城太原的衙门里谋个做官的差事。所以金柏坤这个久居乡下,见识并不算多的乡下地主,认为儿子此举,也如中举一般。只要把这新学读完,回到县上,那就可以和县长平起平坐,这样就能撑起金家的门面,光宗耀祖。

但没有过多久,他的梦想就被一个叫赵满堂的人给击碎了。赵满堂不是别人,正是金柏坤的妹夫,在县上开了一家瓷器铺子。金柏坤不怎么看得起赵满堂,当初金家妹子嫁给赵满堂时,如不是父命难违,作为兄长,他是不大看好这门亲事的。原因是他认为开铺子总不如手里有土地活得踏实。这开铺子的日子,就像夜里的月亮,有盈有亏;就像河里的水,有涨有落;就像赵家瓷器铺子里货架上的花瓶,掉到地上,很容易破碎的。可事实上,赵妹夫的日子不仅没有碎,倒是一天比一天殷实。据说,为了进货,赵妹夫去过太原,去过西安,还去过江西的景德镇,赵妹夫倒腾那些坛坛罐罐,倒显得见多识广,所以就觉得这乡下财主简直就是一个土得掉渣的暴发户。

这天,金柏坤进了县城,赵满堂备下酒饭,款待妻兄,酒桌上,除了他俩,也没有别人。酒是汾酒,坛子装的,看样子封存了多年。喝到兴处,金柏坤满脸潮红,微闭双眼,用食指有节奏地磕着桌子,无比骄傲地说起了儿子金浦达。赵满堂也是有些喝大了,涨红了脸,晃着大脑袋,摇了摇手说:“哥,你错了,浦达侄子是做不了知县的,只能做个教书的先生。”

“啥?教书先生!”金柏坤忽地瞪大了眼睛,面孔瞬间像冻冰的河面,同时感觉像被人当众吐了口水,立刻显出了不悦,沉下脸,辩驳道:“你是小看我们乡下人?浦达怎么做不了官,浦达上的是太原的新学,那跟过去中举不是一样的吗?”

赵满堂摆摆手道:“哥呀,你有所不知,浦达贤侄读的是省立太原师范,这书读出来只能做个教书的先生。”

金柏坤眼中透出一丝茫然,满脸狐疑地睁大了眼睛问:“你说什么?他读的是太原师范?”

接着又问:“那‘师范’两字怎么讲?”

赵满堂露出一脸的诧异：“哎呀，浦达上的什么学，从来就没给你讲过吗？”

金柏坤迷茫地摇摇头。

赵满堂岔开五指，刻意地向脑后拢了拢乌黑发亮的头发，颇有见地地解释说：“师范学校是个新名词，说穿了，就是给大大小小的新学堂里培养教书的先生。”

金柏坤更加迷茫了。他无法理解，自己花了大把的真金白银，到头来儿子只是个教书的先生！他的眼前马上出现了村子里教私塾的徐先生。那徐先生是一副怎样的尊容金柏坤再熟悉不过了。徐先生整日一件破旧的长衫，一副圆框子的眼镜，一把攥的油亮的木头尺子，难道，儿子金浦达的未来就是这样一副尊容吗？

“不可，万不可以。”说这话时，金柏坤后背一阵阵地发冷。

但他转念一想，或许钱能改变这一切。就又小心地探问道：“我花钱给儿子捐个做官的差事，你看如何？”

他没敢说出想捐县长。因为他不知道捐个县长该出个什么价。

赵满堂慢腾腾呷了一口酒，说：“你这想法也有道理，我看倒也可以一试，但是花钱买官也是有风险的，再说，那得花很多钱。”

金柏坤举棋不定，大概是心疼钱，犹豫了一会儿，狠狠心说：“为了老金家能在西垣村出人头地，就这么干了，我回去卖几垧地，再把家里的黄金条子取出来，你赶明儿出去打听一下行市，看需要多少钱，你在县城里熟人多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”

赵满堂沉吟着说：“这事儿急不得，另外还得看浦达侄子自己是怎么想的。”

金柏坤觉得多此一问，大手一摆，气呼呼地说：“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这金家的事儿就得听我的。”

赵满堂装了一袋水烟，呼噜噜地吸了半天，想了一袋烟的工夫，才说：“当初选择报考师范，难道不是浦达自己的意思吗？”

金柏坤不屑地撇了撇嘴，说：“那是他欺我不懂师范是啥，要是早些知道，何至于白白浪费那些银洋。”随即又把怨气撒在赵满堂身上，“当初，你该提醒我的。”

“哦，这反倒是我的不是了，当初，你也没找我商量呀。”赵满堂一脸的委屈，也是碍于金柏坤是他妻兄，只好再次提醒道：“我在太原见过浦达，也是个犟脾气，你我的话，他也不一定听得进去。”

最后，两人商量的结果是：由金柏坤先给金浦达写封信，让赵满堂择日去一

趟太原，亲手把信交到金浦达，另外也要赵满堂伺机看看金浦达对这件事的反应和态度。

一个月后，赵满堂便专程赶到西垣村，告诉金柏坤一个足以把肺气炸了的口信，金浦达给金柏坤的答复是：“好男儿志在四方，请尊重我自己的选择。”

金柏坤先是赌气说，如此不孝之子，没有也罢。但说完这话，又英雄气短。金家不可以无后，儿子怎么能说不认就不认了。再说，这儿子也来得确实不易。当初，金柏坤和老婆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，前三个都是闺女，到了第四个，终于是个儿子。女人生下金浦达不到一年，就死了。为了再生一个儿子，头房女人死后不到半年，金柏坤随即又娶进了第二房女人。这第二房女人跟金家有祖辈的渊源，这小女人是在口外草地做毛毡子的毡匠的妹子，长得眉清目秀，也许是跟着毡匠哥哥走南闯北，日子过得饥一顿饱一顿，营养不良，身材瘦弱，个子也长得矮了些。毡匠的父亲和金柏坤的父亲曾经是一对搭档。俩人是在走西口的路上认识的。毡匠的父亲是河南人，姓邱，叫邱镇原，金柏坤的父亲是山东人，叫金溪山。山东人本来是往东北走，去闯关东，可金溪山有些古怪，或者说思维和想法异于常人，独辟蹊径，走了向西去的一条路，越过河北，跨过黄河，一路到了山西。

到了山西，本想找个落脚之处，可偏偏山西也遭了灾，山西人也往外走，拖家带口、成群结队地向西北走，越过杀虎口，到草地垦荒种地，那里有的是蒙古王爷大片闲置的土地，或者也有人选择到草地贩马、贩驴、贩羊皮。

两人在路上看准了在口外贩卖羊皮挣钱的生意。但既是贩，既要做生意，手里便要有足够的周转资金，金溪山没钱，邱镇原也没钱。但金溪山儿时练过几天武艺，会几下拳脚，邱镇原会唱，嗓门高。会拳脚的和会唱豫剧的，就在一个叫西风渡的码头合伙耍把式卖艺，类似于在北京天桥练杂耍。拳脚和唱戏本不搭界，俩人组合到一块儿，因为新鲜，倒吸引了不少的看客，三个月下来，居然攒了些钱。半年后，俩人还是组合，但不要把戏不卖唱了，改贩卖羊皮。他们从草原牧民手里收购羊皮，雇一辆马车，运回山西卖了，这一倒手，钱就算挣了。俩人行走在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和草原之间，贩了五年的羊皮，手里有了一笔还算丰厚的积蓄，有了积蓄，俩人便有了分歧，说不到一起了。邱镇原想的是用这笔钱把生意做大，除了贩卖羊皮，还要把生意扩展到贩马贩驴。金溪山却另有打算，他想买几块田地，过安稳的日子。既然说不到一起，便只好分道扬镳。五年积攒下的钱财，对半平分，然后俩人喝了一顿散伙酒，就各奔东西。金溪山沿着返回山西的路，一直走到西垣村。那时西垣村还没几户人家，地也都是些

难长青苗的薄地,而且不少都是荒地。金溪山以这些年贩卖羊皮的经验和眼光,认准了就在这里扎根,于是倾其所有,买下了山坡下所有的荒地,雇了些没有土地的长短工,倒硬是把荒地开垦了出来。一直到金柏坤十五岁那年,金家突然来了一个人,这人比金柏坤大一点,头发蓬乱,衣衫褴褛。金柏坤他娘给了几个馒头,撵他走。这人说,我来你家不是冲着馒头,是为见人,要见你家老爷。

金溪山刚睡足了午觉,踱着步子出来问:“你认识我吗?”

“我爹认识你。”

金溪山又细细地打量了一番,从这个衣衫褴褛的小叫花子的眉宇间似乎看到一个熟悉的影子,便试探地问道:“你爹姓邱吗?”

“是,我爹叫邱镇原。”小叫花子哭了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邱海。”

金溪山震惊了,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,这是真的,他趔趄了一下,急忙上前搂住邱海的肩膀,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滚落下来。

金溪山吩咐自己的老婆端来热水,又找出干净的衣服,让邱海换洗掉那身破衣裳,让佣人胡婆子赶紧下厨房做饭。他从邱海嘴里得知,邱镇原和他分道扬镳后,邱镇原也不贩羊皮了,改为贩马。当然,走西口做生意的人都知道,利润越大的买卖风险就越大,做贩马生意,很容易成为土匪抢劫的目标。邱镇原和金溪山结伴闯荡了五年,尤其是金溪山走后,他要独自承担风险,所以每次贩马的数量都不会超过10匹,连走了两年,虽有过几次遭劫的险情,但总能化险为夷。

尽管生意做得还算平稳,但邱镇原终于厌倦了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,也打算照着金溪山的样子,买些田地,过安稳的日子。他用家中全部的积蓄,一次赶了50匹马。这几乎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博弈,所以他昼行夜宿,一路小心翼翼,总算过了最危险的杀虎口。多少年来,贩马人只要能过了凶险的杀虎口,后面的路就算是安全了。马队走到一片林子间,赶马的马夫本来就已饥肠辘辘,疲惫不堪,见到枝繁叶茂、绿树成荫的大片林子,说什么也不走了。邱镇原明白,这里虽然是歇脚的好地方,但丛林稠密也是劫匪容易出没之处。邱镇原呼喊着,让马夫们起来赶路,说:“过了这片林子,前面不远就是一座县城,到了城里,请你们下馆子,大碗吃肉,大碗喝酒。”

马夫们说:“别蒙我们了,这路,我们一年要走多少回,闭着眼睛都能走下来,蒙谁呢,前面哪来的县城?”

邱镇原无计可施，垂头丧气地靠着一根树干坐下，摸出烟袋，装满一袋烟点燃，刚吐出几口烟雾，林子里便传出嘈杂的叫喊声，那声音犹如霹雳，从天滚落，邱镇原急忙磕掉烟斗里的烟灰，转过脸来，一队人马已经冲出了林子，邱镇原先稳住自己，而后大声地呼叫马夫们，让他们不要惊慌，护住马队，可那些马夫平日里吹牛还成，一旦真遇上土匪，早吓得尿了裤子。邱镇原知道，这一抢就意味着这些年所有的辛苦和奋斗都将付之东流，他绝望地扑向匪徒，做最后的一搏，可土匪手中的枪声一响，邱镇原就只剩下了半条命。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马匹被土匪们赶走，剩下五个没有跑掉的马夫还算念及过去的旧情，凑钱租了一驾马车，把邱镇原拉回了西风渡。邱镇原临终前告诉儿子，你到山西的西垣村找一个叫金溪山的大伯。

金溪山叫来两个女儿，指着邱海说：“他从此就和你们一样都是我的儿女。”

但是邱海无意留下来，只说：“借我些钱就成了。说好了，这钱是借，我会还的。”

金溪山沉下脸说：“你这叫什么话，什么借，我有一口吃，就有你一口，你留下吧。”

邱海固执地摇摇头，金溪山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目送着邱海消失在村口。然而直到金溪山去世，也没见着邱海再来西垣村。

又过了十几年，邱海来了。金柏坤从邱海的打扮看出，邱海过得不如意，不是还钱来的，但照例吩咐老婆和佣人下厨做饭，好酒款待，边饮边聊。果然，邱海的日子过得十分窘迫，本来想用从金家借来的钱做些小本生意，可邱海不是做生意的料，到最后，赔光了借来的本钱，跟一个毡匠学了给人做毛毡子的手艺，走家串户，勉强度日。金柏坤不提钱的事儿，邱海倒没忘，说：“那钱，我现在还不上你家，再等几年吧。”

金柏坤笑了笑说：“不急，没有就莫还了。”

邱海认真地说：“还的，一定要还。”

到了金浦达出生，邱海的钱还是没能还上。他这次来时，金柏坤的老婆去世没多久，邱海指着身后的女子说：“这是我的妹子，家父去世的时候，她还不到两岁，你把她娶了做老婆吧。”

金柏坤忙说：“你不要说笑话。这可做不得。”

邱海哈哈一笑说：“你以为我还不了你家的钱是拿妹子顶账呢。不，不是，我是不想让她跟着我过颠沛流离的日子，好歹让她有个家，有个栖身之处。”

说完，邱海捶打着自己的脑袋哭了。

金柏坤看了眼邱海身后的女子，沉默了好久，才缓缓地说：“只要妹子不觉得委屈，就留下吧。”

也许是跟着哥哥颠沛流离，也许是在外面见多了风雨。这小女人不像金柏坤头一任妻子那么呆板懵懂，甚至毫无生气，尤其是夜里。新婚头一夜，临睡前，金柏坤照旧先到旁边的厢房里，去看一眼儿子金浦达，没娘的孩子，让他牵挂。其实他只是看看，盯着儿子酣睡的样子，瞅一瞅，掩一掩被角，但这又是他每天必做的。等回到自己的房子里，小女人早已经脱掉衣褂钻进了被窝等着他。待他掀开被子时，小女人伏起身，张开两条有力的手臂，像蛇一样地缠住了他，丰满的奶子贴到他的胸脯，对男女之事谙熟的金柏坤，却羞怯慌乱地像不懂事的孩子，整个过程都似乎在被动和盲从中度过。而此时，被子里，以至于整个屋子里被一种奇异的芬芳体香溢满了，这种体香是金柏坤从未嗅到过的，这体香让他在膨胀中堕入迷茫，也让他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快感和舒畅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地主金柏坤白天守在地头，看那些佃户长工们耕种除草，期待着收割的欢喜；夜里金柏坤也守在另一片天地里，忙碌着，期待着耕种的希冀。

头一年，金柏坤摸着小女人平滑的肚皮，叹了口气说：“白忙活了一年，这地里颗粒无收。”

小女人嫣然一笑：“是你的身体不行了，怎么能怪着地呢。”

金柏坤根本不信，自己已有三女一男，足以证明他的生殖能力，可是后来见小女人一切都很正常，便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。不久，他偷偷地进了一趟县城，找中医夏先生给摸了脉。夏先生是县城的名医，有时都不需要摸脉，打眼一瞅，便知道你的病兆出在哪里，提笔写个药方，到后面的柜上照方抓药，照方服用，果然能药到病除。夏先生瞅了瞅金柏坤，没敢直接提笔写药方，让金柏坤伸出手腕，夏先生搭上手脉，闭着眼睛，仔细地摸了脉，又让金柏坤伸出舌头，查看了舌苔，然后捻着花白的胡子说：“依先生这个年纪，还是节制为好，不过，倒也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补些日子，会见效的。至于别的病我看并无大碍。”

金柏坤羞窘难言，不必夏先生再多言，他已明白不结果的原因了。回去后，金柏坤每日煎药服药，晚上也不和小女人睡在一起，跟儿子睡在西厢房。这样过了半个月。一天夜里，金柏坤迷迷糊糊地刚有了睡意，一只冰冷的手伸进了被窝，并准确地攥住了他的那个羞于见人的地方，他被攥疼了。睁开眼睛，头顶上方是一双哀怨的眼睛。金柏坤二话不说，跳下地，随着小女人回了上房。说

来也怪,就这一次,小女人怀孕了。一年后,小女人死于难产,大人孩子都没保住。

后来金柏坤又娶进了第三个女人。这个女人是山后一个佃户的女儿,跟他生活了八年,直到女人死了,他也记不起女人到底给他留下了什么。

所以,金柏坤也就只有金浦达这么一个儿子。现在儿子要造老子的反,要反叛老子去选择自己的道路,这怎么能成。

可眼下的现实是,儿子金浦达偏偏不听他的话。

金柏坤隐隐地感到了事态的严重。

而就在这时,金浦达倒托人捎来一封信。信先是送到了赵满堂的瓷器铺,隔了两天,赵满堂亲自跑到乡下来,把信递到了金柏坤手上,金柏坤看罢来信,立刻就慌了,急迫地说:“要出大事了,这兔崽子要去当兵。”

金浦达在信中没直接写当兵。但金柏坤读懂了。信是这样写的:

父亲大人在上:

恕儿不孝。儿说过要去选择自己的路。当下,军阀割据混战,民不聊生,读书教书,依然解决不了劳苦大众的苦难境况。我决定到河套去投奔冯将军,走中华革命之路。

儿:浦达

金柏坤抖了抖信纸,气急地问赵满堂:“你说,这河套在哪儿?冯将军又是哪个人?”

赵满堂凑过来,瞟了一眼说:“这河套在哪儿,我也说不好,至于冯将军,我想就是冯玉祥,我听说这冯玉祥驻扎在西北口外,扯了个什么旗号,叫革命军。”

金柏坤心急火燎地说:“先不说这冯将军是不是冯玉祥,再说,冯玉祥是谁我也没听说过,你刚才说他去的那地方是口外?哦,毡匠邱海就在口外,我也听父亲在世时说过,口外荒得很。”

当夜,金柏坤把妹夫赵满堂挽留下,又急忙派出长工把已经出嫁了的三个女儿全找回来,紧急磋商,想来想去,总算想出了一个办法,那就是迅速进城,到太原把金浦达找回来。大女儿不知是心疼弟弟,还是觉得这一招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,就说:“人心野了,找回来能做什么呢。”

大女儿说的也不无道理,危机时刻,见多识广的赵满堂说出了令大家信服的意见:“一边找人,一边找个媒婆,择日给浦达成亲,有了家,有了媳妇,不怕拴不住他的心。”

定下了这个方案,立即分头行动。赵满堂带着金柏坤的三个女婿到太原找

人。金柏坤再三叮嘱,就是绑也要把金浦达绑回西垣村来。留在家里的金柏坤也开始行动,他和三个女儿出去四下里探问,看谁家有年龄合适的闺女,门户大体相当,最关键要模样端庄,否则,也拴不住金浦达的心。

四乡五邻看金柏坤心急如火的样子,怀疑金家出了什么鬼怪妖事,谁还敢把闺女向金家的火坑里推,一连寻访了三天,后来又动员了五个媒婆,依然毫无结果。

这天中午,北里堡的王仙菊走进了金家,主动上门来提亲。正在炕上犯愁的金柏坤,顿时来了精神,趿着鞋,下了炕,一边跟王仙菊客套,一边指使大女儿斟茶倒水。

王仙菊走得急,也是累了,北里堡离西垣村至少十几里路,且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。王仙菊接过茶杯,一口气豪饮而尽,抹了抹嘴巴说:“这人不是咱本地人,是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,男人是奉军的一个营长,前些日子打仗在前线阵亡了……”

不待王仙菊说完,金柏坤便直摇头,沉下脸来,打断了王仙菊的话:“说了半天,你介绍的是个寡妇,不成,不成。”

王仙菊说:“我还没说完呢,我说的不是营长的老婆,是营长的妹妹,也就是我那亲戚的小姑子,不到二十岁,是个黄花大闺女。”

金柏坤愣了一下,埋怨说:“你咋不说清楚了?”

王仙菊摆起了架子:“你也没让我说完就打断我的话了。你和你家儿子同意这门亲事吗?”

金柏坤说:“那姑娘模样如何呢。”

王仙菊吞了一口茶水说:“那女子的模样俊着呢,像城里人。名字取得也好,叫温玉儿。”

金柏坤听着“城里人”这仨字,心里踏实了。在这个问题上,金柏坤还是有远见的。他想,儿子在省城读了几年书,眼光高得很,所谓心高气傲。所以那些乡下女子肯定瞧不上,这个在王仙菊嘴里像“城里人”的女子,或许倒能打动儿子的心。

金柏坤马上应了这门亲事。王仙菊又说:“姑娘是没得挑,但人家有个条件,要带着嫂子一起出嫁,也就是说那营长老婆在改嫁前,要你们金家管吃管住。”

金柏坤有些不悦,在心里合计了几个来回,他想娶一个媳妇,再外搭一张吃闲饭的嘴,不但要管吃住,甚至还得管买衣物,这叫娶什么儿媳妇。王仙菊看出

了金柏坤的心思,就说:“如不愿意,也不勉强,那么俊俏的姑娘,也不愁找不到好人家。”

老地主金柏坤狠了狠心说:“就依着你这条件,亲事就这么定了。日子就定在我儿子回来那天,什么时候我儿子回来,什么时候到你家娶亲。”

王仙菊说:“那怎么行,得选个黄道吉日。”

金柏坤把水烟袋往桌子上一撂,说:“我儿子到家就是吉日。”

王仙菊有些不放心的,又追问道:“你儿子啥时回来,有个准日子吗?”

金柏坤笑了一下,说:“就这两天。你回家让他们准备去吧。”



第二章

湖边，清澈的湖水，似一面镜子，映出一张白净的脸庞和结实匀称的身躯。那脸色，显得安逸而沉着，但是这安逸的背后，却是一场蓄势待发的危机，只是，我们的主人公金浦达，对于即将发生的危机却浑然不觉。

金浦达坐在湖边的石墩子上等傅知章。他的手里抓着一绺青草，那草被他掐得一截截的，散落了一地，火辣辣的日头毫无遮拦地照射在青石铺成的湖边小路上。午休时间，寂静的湖边，除了金浦达，再没有别人。

金浦达和傅知章在同一间宿舍里度过了三年的学生时光。和金浦达不同，傅知章常常自诩为哲学家，崇拜黑格尔。这三年，他在研究黑格尔的《辩证法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，日夜在辩证法的精神世界里游走。有时，金浦达对傅知章这种木讷呆板的痴迷劲儿很反感，但绝不影响两人的友谊和感情。

毕业在即，学生们已无心读书，都在谋划着自己的选择和未来的目标，我们的金同学和傅同学也不例外。前些日子，傅知章听父亲的朋友，那个在省政府做办事员的人讲，省政府决定在学生中招募一批文员，以充实各个文员不足的机关部门。据说，这次招募文员秘书，连最高长官阎主席都亲自过问了。

傅知章征询金浦达的意见：“浦达兄，不如，我们也去凑个热闹，试一试去？”

金浦达摇摇头说：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。”

傅知章吃了一惊：“莫非你想追随陈胜，也要造反吗？”

金浦达讪讪一笑：“我已经造了我爹的反了。”

傅知章下意识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天真地追问：“你真要造反不成？”

金浦达又摇了摇头：“造反不可能啊，但教书先生我是不打算做了。眼下，军阀割据，你打过来，我打回去，这平静的世界就这么被搅和得乌烟瘴气，民不

聊生,我看,教书育人,那是天下太平之后的事了。”

傅知章迷茫地望着平静的湖水,陷入了沉思,脸上显出了忧郁和困惑。他好像是冲着金浦达,也似乎在自言自语:“文员不做,到学校里做先生的选择也放弃了,可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?”

金浦达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报纸,说:“你看看这个。”

傅知章接过报纸,前前后后,大概浏览了一遍,皱着眉头说:“不知你讲的是哪一件事?”

金浦达伸出指头,点着一段标题说:“就这段。”

傅知章读完,仍然懵懂地望着金浦达,问:“冯将军在五原誓师,说起来也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好事,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?”

金浦达挥舞着手臂说:“投奔冯将军去做军人,响应南方革命军的北伐,到前线去打仗,彻底铲除那些旧军阀,这个国家才有希望。”

傅知章不无忧虑地说:“冯将军会要我们这样的读书人吗,打仗要的是生龙活虎的剽悍之人,要的是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士,像我们这些戴着一副眼镜,手无缚鸡之力的人,军队里能要我们吗?”

金浦达信心十足地说:“一定会要的。韩信也算是读书人吧,后来不也做了将军,诸葛亮隆中对,也是读书人从军的典范。乱世之秋,哪里安放得下一张读书的课桌,听我的,投奔革命军吧。”

傅知章动心了。见已经说服了傅知章,金浦达便立即给父亲写了一封告别信,至于回西垣村,他想,只能等从军以后,待木已成舟之后再回去了。因为他十分明白父亲金柏坤对这件事的想法和态度。可是,傅知章是要回去告别的,而且不回去都不行,一路上的盘缠路费还没有着落呢!

傅知章的祖上曾做过清朝的举人。到了他爷爷这一代,开始做茶庄的生意,从福建把茶叶运回太原,然后再批发出去。那时的傅家茶庄已经控制了太原的茶叶市场。茶庄交到傅知章父亲手上后,傅家茶庄的生意不仅把福建的茶叶运回来,还把茶叶从太原运出去,运到包头和绥远等口外地区,很快成为太原的富足之家。而且傅知章的父亲也精通四书五经,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也读过数遍,甚至可以把《劝学篇》倒背如流。金浦达见过傅知章的父亲,老先生举手投足之间,透出一股温文尔雅的气势。他认定傅知章的父亲是知书达理之人,但会不会支持儿子参军呢?金浦达等到日头西斜,也没见到傅知章的影子。等不到傅知章,金浦达失望地回到宿舍,心灰意冷地躺在床上,出神地望着屋顶,思索着怎么能把傅知章从深宅大院子里搭救出来。然而,搭救傅知章的办法还没

想出来,他自己也陷入了绝境。这时,赵满堂带着他的三个姐夫已堵在了宿舍门口。四个人不容分说,架起金浦达的胳膊就走,为了把金浦达顺利带回西垣村,赵满堂买通校工,把马车停在了宿舍门口。

因为担心节外生枝,赵满堂没让车夫在路上停留,一口气把金浦达拉回了西垣村。到家,已是半夜。一轮明月高悬在晴朗的夜空,漫天的星斗闪动着清冷的光泽,明天就是农历六月十六,这样的日子也是再好不过。金柏坤站在马车前,大笑一声说:“看看这月色多好,这就是天意呀,小子,我告诉你吧,自古就没有儿子替老子做主的。”

金柏坤嘱咐二姑爷和三姑爷,什么也别做,专司看管金浦达之责,其余众亲戚和下人们也睡不了觉了,按照金柏坤的吩咐着手去作准备,等天亮后迎娶新娘温玉儿。

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,一声唢呐便撕碎了寂寞的村落。噼啪的爆竹声,惊扰得整个村子里的狗狂吠不止。

西垣村最富足的人家迎娶新娘,那动静和豪华华丽怎么也得拔个头彩,可喜事办得有些突然,本该复杂的程序只得简化处理。比如租轿子,金柏坤早在金浦达进城读书的时候,就暗自打算,等儿子结婚时,要把县城里最大的花轿租来为儿子迎娶新媳妇。可现在由于时间的紧迫和事件发生的突然,只能就近在村子里租一顶四人小轿。

娶回温玉儿的同时,阵亡营长的遗孀满棠红也一同来了。满棠红没坐轿子,主家也没备下轿子,她只好骑着马。一路走来,人们没有看到温玉儿,倒先目睹了满棠红的丰姿绰约的气度。如不是温玉儿头上的红盖头,以至于乡邻们差点分不清哪个是金家娶回来的新娘子。

唢呐和鞭炮声,犹如出征的战鼓,彻底搅乱了金浦达的心境。他犹如一头困兽,在房间里打转。接下来,他完全变成了一具被人牵制着的木偶,被姐姐和姐夫等众亲戚簇拥着走出房子,然后被强行披戴上袍子、红花、礼帽等等的装束,又被拉扯到一个蒙着盖头的女子面前,鞠躬时的身子是被人像饮牛似的强按着头,腰像弓似的弯了下去。金浦达被动、呆板、极不情愿的神情和动作,蒙着盖头和紧张慌乱的新媳妇全然不知,但有一个人把这一系列细微的细节看得一清二楚,她似乎隐隐地预感到了这一婚姻的危机和不幸,也预感到了接下来将要出现的种种枝节和变故。满棠红作为此时的旁观者和后来这个家庭的主角,冷静地思索着这一桩婚姻背后的怪异与离奇。

一开始远方姑姑王仙菊天花乱坠的陈述,本来就让满棠红心生疑窦。按照

王仙菊的介绍,金家殷实富足,男方上过新学,模样又英俊,拥有这样出众的条件,人家娶媳妇还不是由着心意千挑万选,怎么可能如此急切匆忙,并且答应连她一起养活呢?这会儿,她似乎明白了。尽管她忧心忡忡地开始考虑小姑子温玉儿将来的日子,也许会痛苦和不幸,然而更多的在思考她的何去何从。

太阳落山之后,两只红烛照亮了临时拾掇出来的洞房。温玉儿一声不响地坐在炕上,金浦达则静静地坐在椅子上。蜡烛顶端的灯捻不时发出“噗噗”的声音,那蜡烛上的火苗也随着摇曳摆动,除了这不间断的噗噗声,屋里沉闷得几乎窒息了。金浦达的目光从温玉儿的身上移到了裤管下面的脚尖,那一对掉在炕沿边上的不大不小的脚尖,金浦达猜到这女子绝非一般的乡下女人。他有些好奇,毕竟这已是他的妻子,毕竟是一个被红盖头蒙着的充满新奇的异性。他有些迷失,想掀开那盖头,看个究竟,可是 he 也知道,这盖头掀开之后,理想和抱负,便会就此止步,也许将是另外一种生活和选择。

这时,房门竟有几声很轻,但很奇怪的响声,金浦达竖起耳朵,仔细地听了听,那声音越来越响,随即房门被人轻轻地推开,一个人快速闪了进来。

“傅知章?!”金浦达惊喊道。

傅知章立即示意金浦达噤声。然后合上房门说:“我也是偷跑出来的,偷了管家的钥匙,从账房里带了些银子,我想,这些钱足够咱俩走到河套的。”

说着,傅知章的目光盯在了温玉儿身上,然后又转向金浦达,那眼神的意思是,你还走吗?

金浦达笑了笑说:“谁也阻挡不住我实现梦想的道路,走,事不宜迟,赶快走吧。”

一直沉默着的温玉儿突然说:“你要走,我也不挡着你,你能掀开盖头,让我看你一眼你再走行吗?也让我知道,我嫁给的男人是个什么样子的男人。”

金浦达一下愣住了。

沉默了一会儿,金浦达木然地立在那里,屋子里登时变得死一般沉寂。无奈之下,心灰意冷,绝望的温玉儿呼地掀去了蒙在脑袋上的红盖头,她举目顾盼,先是望到了傅知章,接着才看到了自己的男人金浦达。也不是她的眼光多么犀利,是金浦达那一身新郎的装束还未褪去,温玉儿看一眼就明白了。

四目相对,金浦达望着烛光下的女人是那么的秀丽可人,那么的玲珑剔透,她的容貌绝不亚于城里的大家闺秀,甚至可以与太原城里的深宅大院里的女子相媲美。金浦达深吸了一口气,他的意志和梦想因为目睹了女人而一点点地动摇。傅知章拽了拽他的衣角,提醒说:“该走了。”金浦达这时才回过神来,狠下